

# 我的水河

□云南南华 肖正琼

我的家乡南华在滇中高原的哀牢山南部,是一个美丽的高原坝子。南华最美最值得骄傲的是交通,高速路、国道、省道、铁道纵横交错。据说民用机场也在规划之列。南华的交通除了轮船,已是应有尽有。

南华没有轮船,并不是因为缺水。境内水库、坝塘星罗棋布,供应老百姓灌溉不成问题。城边就有一条被称作龙川江的河流,遗憾的是这是条季节性河,一年三季枯水,只有雨季汹涌澎湃。我的家乡就在龙川江畔,但我从小都对这条名不副实的“江”没有兴趣。因为我的家乡山背后有一条河叫水河,无论风景和水质,都是龙川江无法比的。水河带给我希望和风景,留给我童年美好的记忆。

上小学的时候,个子矮胖的班主任武老师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,就会组织我们去水河。那年的春游,带着母亲做的豆焖饭、荷包煎蛋,揣着饭团和好奇,前往水河。水河与其说是河,不如说是溪或沟更精准。河面不宽,一个人可以跨过河去,但是一年四季溪水长流,清

彻见底。河边本没有路,被砍柴的村民走出了一条山石路。水河两边绿树成荫,千年古树藤树缠绕,有的像搭建的房子,下雨时可以避雨;有的像秋千,可以坐上去晃悠几圈;有的像吊床,走累了还可以在上面睡着歇气。

走了一段路,出村才进入森林,入林处就可看到一条弯弯的水河露出头来,两边绿树成荫,古树参天,天空下古树搭成一线天。绿地上古树藤缠绕水河,小鸟在树林唱歌,我们在下面的水河边唱少年先锋队队歌,渴了喝小河水,用树叶编织帽子遮阳,攀附着树藤,收拉收,形状简单,轻松。大约走两个多小时的路程,水河两边的树林拉开了距离,眼前突然宽阔起来,出现了一块绿草地。我们仿佛发现新大陆似的,欢快地倒头便睡,把草地当床铺,听风声水声和鸟鸣,闻花香和树脂的清香!然后各自拿出自带的饭盒,打开豆焖饭、荷包煎蛋、饭团,一路上真饿了,加上在山林吃饭的特别和雅趣,就感觉吃得更香更难忘了。吃饱喝足,登山活动开始了,我向着山顶上的小红旗像小鸟一样冲刺,居然第一个冲到了山顶,真是高兴得快要飞起来了。

水有源树有根。工作了,约了同事朋友又去水河。我们一直沿河走,都想去看看源头在哪里。走过一道道弯,爬过一道道坎,上了一个个坡,又下一条条坎,走得满头大汗,嗓子拉烟,还是看不到源头。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,从大早走到了中午,到了水流最大的地方,那儿有一块绿草坪,像看到了草原,感觉一下宽阔起来,仿佛到了世外桃源。我们在草地上溜了几圈,在旁边看到了一个大水池,从山肚子里冒出来。我们就在那里停留下来,坐在草地上歇气吃东西。大家都仿佛找到源头了,其实大家心里也都明白,那不是水河的源头。

虽然古树依然绿意葱茏,树缠着藤,但水河的水不再清悠和甘甜,也听不到鸟叫声了!当年开得红艳艳的马樱花也寥若晨星!走好多个小时到达的水河草甸,也没有了当年的美好。吃着丰富多彩的烧烤海鲜,都不如当年的豆焖饭、荷包蛋,没人再搞登山比赛,玩的是斗地主、打双扣,照相。

30年后的山水与人心,的确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变化。童年的水河是永远找不到了,我依然在车水马龙的尾气里常常怀念水河。

## 忙趁东风放纸鸢

□淮安 仇士鹏

前几天,朋友圈里有人发了张自己画的放风筝的水彩图,配文道:“儿童放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在三月春风的吹拂下,一些记忆便被唤醒。

小时候,一到春天,我就会缠着母亲带我去广场上放风筝。那时候,每天下午广场上都飘着各式各样的风筝,像是各种卡通人物在天上开着派对。印象最深的是一条长龙,甩动着尾巴,挑衅着太阳。它是这方天空的霸主,高高在上,所过之处,风筝们都瑟瑟发抖,作鸟兽散。放风筝的是一个小伙子,墨镜下挂着一个张扬的笑容,仿佛此时是他在天上巡视领土一般。

我家的风筝是三角形彩虹条纹状的,是风格最老旧的一种。或许是欺我年少,它经常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,时常只是懒懒地抬个头就又倒在了地上,我总要跑上很远的距离才能把它摇摇晃晃送上天空。

那时候,我对天空所有的幻想都系在风筝上。在梦里,我时常化作一个风筝,御风而行,长尾飘飘,摆脱两条腿的束缚,扶摇而上,与流云玩闹,偷一朵棉花糖和

鸟儿共享。小小的我,就在对风筝的眺望中,学会了自由的仰望,也感到了它的只可远观而遥不可及。

但后来才发现,风筝也并非不自由,它的根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。无论飞得多远多高,人只要把线缠起来,风筝便只能乖乖地回到地面,恰如母亲只要喊一声,无论我把风筝放得多高,都只能收回来,随她回家。

《纸鸢赋》里曾记载道,“代有游童,乐事末工。饰素纸以成鸟,像飞鸢之戾空”,唐朝的时候,风筝便已经成了童趣的重要载体。而到了明清,风筝更是成了童年的一份必需品。孔尚任有一首诗道:“结伴儿童裤褶红,手提线索骂天公;人人夸你春来早,欠我风筝五丈风。”孩子们跑了半天还是不能把风筝放飞成功,气得破口大骂,责怪春天欠了他们五丈春风。这份无忌的天真让诗人不禁哑然失笑。

长大后,时常感觉自己更像是地面上不断被抽打的陀螺,而不再是天空上轻盈自由的风筝。有时候,透过灰蒙蒙的玻璃,看见楼前的草地上家长手把手教着孩子们放风筝,还是能感觉到心里多了几分轻盈。

## 浪漫甜点

□辽宁本溪 夏学军

宅在家里,有大把的时间用来烘焙。甜品对于女人来说如同罂粟,爱它滑腻香甜的滋味,也恨它在我们身体里发酵的热量。

一杯咖啡,两块马卡龙,手中一本心仪的书籍或精美的时尚杂志,倦了,推开窗,看柳絮飘飘。这样的场景,适合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,北方干燥的天气或者南方湿漉漉的阴冷气候里,丝毫不影响我们与它度过一下午的静谧时光。

甜点最让人心动的瞬间,不是入口即化的爽滑,而是五颜六色、千姿百态的容颜,它不仅可以用食用,更能带来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。提拉米苏的层层叠叠,一层层交揉着把甜演绎到极致;超萌可爱的甜甜圈,简单的外形,弱不禁风的样子;威风蛋糕的华丽与

隆重,像极了古欧洲城中的名门望族。当然,最具诱惑的当属我最爱的马卡龙,横七竖八大堆马卡龙聚在一起亲密有加,仿佛在窃窃私语。

服饰和化妆品,功能是扮靓女人的外貌,而亲自动手做一款甜点,提升的却是女人的内在修养和对生活的热爱。当然,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甜点对我来说制作起来还是望而生畏的,不过简简单单的一款桃酥、香脆的萌宠小饼干、松软的方糕,这些甜点家族中非常接地气的基础款,在我精心的调配下,出炉的刹那间,竟然也熠熠生辉!独乐不如众乐乐,亲手拿来与人分享,让这份快乐变得更长久一些。

啤酒上的泡沫,火锅上的辣油,永远是一些人的心头好,而甜点,永远是最贴心贴肺的伴侣。

## 恩爱红包

□南京 王智

夫妻两个人一个是电工,一个是护士,都是党员,也都是普通人。在这全民战“疫”的关键时期,老公在外地忙着工程项目的复工复产,老婆直接就空降到了处于风暴中心的武汉,只留下一个十岁的女儿在老家。

电力工程项目正在复工,既要满足地方政府的疫情防控要求,又要实现总体建设目标,作为一个小头头的电工老公忙得是不可开交,可最令他牵挂的还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。拨电话吧肯定不行,发了信息又不见回复,难得能收到一条消息,还是那八个字“一切安好,等我凯旋”。每晚临睡前,老公的脑海中都在回响老婆临行前郑重说出的那句“等我凯旋……等我凯旋……”

护士老婆奋战在疫区一线,每天正常工作七个小时,前后换防护服、做好全副武装就要花上近两小时,这期间都上不了洗手间,只能与纸尿裤为伴。面对的

是重症患者,随时都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,所以精神一直是高度紧张,好容易从岗位上撤了下来,就要尽快做好各种休整,哪会有时间碰手机呢?还好这几天收到老公的信息总共只有三条,不会对自己有所干扰,也能说明老公和女儿都很安好!

老公在工地开视频会议到了半夜,零点一过已是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了,于是顺手就给老婆发了个微信红包。天亮以后老公从宿舍的床上醒来,打开手机——咦?老婆没有发来消息,但红包已收!终于有了回应,看来一切正常啊!14日晚上,老公又发送了一个红包;15日早晨,他打开手机看到红包已被领取,这证明远方的爱人已报平安……每天清晨,护士醒来时会习惯性看一眼手机,因为都会有一个新红包在等着领取。

很少有人知道,在这紧张的疫情时期,某对夫妻每天都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秀恩爱呢!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

梁益君《桃园春色》(局部) 版画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309号

## 又见香椿芽

□南京 木木

疫情防控还在继续,生活也在继续。

走进菜场,左右环顾。忽然,于一堆码放整齐的菜品中,看到一把紫色的香椿芽,如亭亭玉立的美少女,伫立于一片绿色中。

我知道,2020年的春,真的来了。如果说,迎春花是报春的花,那么,香椿树就是报春的树,香椿芽就是报春的美食了。

少时,曾经生活在西南山区。每到这个季节,大山里的香椿树便开始吐出新芽。当地有民谚“三月八,吃椿芽”之说。勤劳的人们赶在树芽刚刚冒尖不久,长不过两寸,便背上背篓,上山采摘。采摘香椿也是一个技术活儿,稍不注意,采回来的就是“臭椿”,那是一种和香椿“长相”极其相似的植物。我少时就曾经误把“臭椿”当香椿,喜滋滋地采回家。后来,老人们告诉我,用最简单的办法区别香椿和“臭椿”,

只要记住,香椿每一枝叶片数目总是双数,而臭椿每一枝叶片数目则是单数,它总是在几对之外,上端再多长出一片来。当然,从气味上也能鉴别出香椿和臭椿来。香椿有一种特别的香味,而臭椿气味怪异。对于置身于大自然的人来说,周围全是植物的清香,嗅觉已经“失灵”,还是老老实实地数叶子来得安全可靠。

回到家,开水余烫,而后过凉,切成香椿碎,和着白嫩的豆腐一道,撒点儿盐,淋上一圈儿麻油,便成就一碟香喷喷的时令菜:香椿拌豆腐。在我对香椿美食的认知里,这是最简单直接,又是最可保持香椿原汁原味的吃法了。

待香椿芽再长长一点儿,不似刚冒尖时那么嫩,人们采摘回家,又会换着法子食用。有人家将它洗干净后,开水余烫过凉后,码上盐,放入瓶子里,若干天后,便可吃上美味又下饭的腌香椿芽。我儿时的同学,在这个季节里,每天的早餐

便是一个馒头里夹上几根腌香椿芽。

大多数人家最常做的就是香椿炒鸡蛋。将余过水、过凉后的香椿切碎,放入打散的鸡蛋中搅拌均匀。待油锅烧热,倒进去,“嗞啦”一声,迅速转动炒锅,香椿和鸡蛋交融的液体便在油锅中迅速涨开成一个圆形的蛋饼。不一会儿,与锅底接触的一面便会凝结成漂亮的金黄色的焦壳。这时,用锅铲迅速将蛋饼翻个面儿,让另一面也成漂亮的金黄色焦壳。出锅,切片,装盘,一道美味的香椿炒鸡蛋便大功告成了。

现如今,再想吃香椿芽,已经不用在大山里到处采摘了。春天里走进菜场,便可选上酱紫色的一把。虽说上市后的香椿芽价格很“高端”,可依旧挡不住爱它的人“尝鲜”的脚步。

2020初最艰难的日子过去了。城市最具烟火气的菜市场又是一番活色生香。